

制造情人

当代长篇小说 | 情人书

李春平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当代长篇小说情人书

制造情人

李春平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当代长篇小说情人书/李春平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4.1

ISBN 7-5387-1856-7

I. 当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9128 号

当代长篇小说情人书·制造情人

作 者: 李春平

责任编辑: 魏洪超

责任校对: 魏洪超

装帧设计: 形式工作室·刘瑛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 电话: 5638648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 天津凯旭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字 数: 780 千字

印 张: 34

版 次: 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0000

书 号: ISBN-7-5378-1856-7/I·1750

定 价: 66.00 元 (全三册)

目 录

1. 辗转反侧 (1)

立乔伸手很熟练地解开肖平的裤子，扑地坠落在地上……

2. 浪漫之旅 (13)

他怀疑小玲有生殖上的特异功能，平时操作已经够谨慎了，但怎么还是逃脱不了失败的结局呢？

你忧国，无职无权，永远左右不了国家大事；你忧民，无官无位，永远不能普济众生。

3. 商海初探 (26)

男悟的乳房很漂亮，浑圆如日，挺得很直，属于比较适中的那一类。

小玲觉得别扭不便，倾身叉腿，双手抓在窗台上，任其所为。口里哼哼叽叽地如蚊虫寻食，说，我不喜欢站着，你……

4. 夏日感觉 (37)

他觉得他的文章有点像发票，每发一篇就到向红梅的被窝里报销一次，报销得货真价实……

阿伟翻翻白眼，有种寡不敌众的感觉。对刘亚琴说，好哇你，怎么帮他不帮我呢！

5. 再续前缘 (61)

他惊讶立乔这种爽朗、坦荡，几近赤裸裸的态

制造情人

度，觉得这个女人太可爱又太可怕了，骚味儿自成一家，风格独特。

6. 集体车祸 (73)

火葬场的工人说，你们就是把我們开除了，我們也要把他放臭，不让他遗臭万年就算便宜他了。

张子君说她已经死了，跟她野老公一道死的。

7. 舞场迷蒙 (84)

这个女人社会关系广泛，人放得开，又还算漂亮，让三十多岁的女人去进攻四十五岁左右的当权的男人，这是最合适不过了。

8. 情意绵绵 (96)

事毕之后的肖平后悔不已，他深刻地感到自己不是在做爱，而是在奸尸！在一具鲜活的余温尚存的美丽女尸上宣泄……

9. “丧子”之痛 (107)

他非常惋惜，感到他游弋在两个情人之间，本来是天衣无缝的，却因一时疏忽，暴露得体无完肤。

10. 坐怀不乱 (121)

她用羞色阅读着男人最隐秘最真实的一页，这一页曾经给她带来许多神奇的想象。许久，她突然捂着脸呜呜哭起来，说：羞死了，羞死了！

11. 情有独钟 (130)

立乔说，吃辣椒的女人性格泼辣，吃面条的女人感情细腻，吃千层饼的女人感情有层次，不忍生冷的女人容易偷人……

肖平见他满脸不高兴的样子，心想，你妹妹又算

得上什么呢，经过四个男人还算少吗？

12. 先斩后奏 (139)

她妈的真奇怪，天生就有个要女人陪的命！恐怕这辈子，只有把心吊在香肌玉骨上，才能活命！

13. 梦中情人 (154)

刘亚琴光滑如玉的胴体滋长了他强悍的情绪，他一骨碌爬起来把她整个儿地镇压了。他躬起腰掀开被子，审视身下这片迷人的土地，风景原来是这般独好。

你是处女，肖平兴奋地说。

14. 巧施美人计 (163)

只有立乔自己明白，那一声声多情的呻吟有许多虚假的成分，她的激情根本没达到吟香吐韵的地步。立乔总是把激情夸张到恰到好处天衣无缝，她的娴熟从容和玲珑剔透使王总神魂颠倒。

等上床就寝之后，立乔把先前违心地勉强顺从，变成了恶毒的报复，厚重的积怨和不满，从她的口舌手指上宣泄到他的全身，她恨不得一夜之间把他掏空，把他吸干，把他折腾得面黄肌瘦，心力交瘁。

15. 珠胎暗结 (175)

叶蔓一笑，用讥讽的口气说，你觉得很有意思？
吴秘书长说，不是有意思，只是我的发现而已。

16. 青春的绝望 (187)

三是在做爱时改变原来的状态——比如你一边性交一边看报纸，就等于端着一碗饭进厕所，那样会有食欲吗？

制造情人

阿伟感慨万千地道，你们这些女人哪！男人没本事，你们拿别的男人比，说自己男人没用；男人有本事了，自己却不珍惜，又时刻担心被别的女人夺了去。这叫男人如何当法！

17. 四维情感 (199)

他常常觉得自己是一匹马，让人骑着，同时扬鞭抽打，跑得愈慢抽打得愈凶，惟一正确的选择是奋勇直前。

18. 罪恶阴谋 (213)

队长说，漂亮女人天下多的是，用不着你们来疼她！考虑那么多干吗！

19. 暗渡陈仓 (226)

她说没有必要弄虚作假，干吗不直说我是你的情人，怀了你的孩子，堂堂正正地请假呢？

20. 祸起萧墙 (239)

坐在一旁看电视的刘亚琴仿佛听出了端由，大发感慨道：叫你们这么说，商界太可怕了！一个女人最好不要涉足商界，否则一个好端端的人就可能变得很坏。

21. 匿名信风波 (253)

因匿名信失败得很惨的男悟为了缓和气氛，故意把盆端到室内来洗身子，露出一副白色的胴体……

22. 变色的阳光 (266)

林萍拍拍他的胸脯说，这些肉都是靠发不义之财养起来的。阿伟揉着她的乳房道：你也没少吃，不然奶子能长这么大？

一阵阵亢奋过后，阿伟说他受益匪浅，他说他从中发现了一条歇后语……

23. 另起炉灶 (279)

林萍不无讥讽地道：你想想你这几天的精彩表演就行了。阿伟已无法保持先前的庄严，用近乎骂人的口气说，你简直是在血口喷人。

24. 家庭风暴 (288)

阿伟觉得好生奇怪，早晨出门时还是好端端的，怎么就一反常态了。一哄，还哭；再哄，哭得更凶；三哄，泪如雨下。

25. 品味失恋 (299)

林萍不无讥讽地笑道：我太幸运了，因为你叫我认识了一类男人，而非一个男人。

26. 冤家聚首 (307)

小玲说：我说你也不要生气，就把我当小老婆算了，大家相安无事。咱们都是女人，为了一个共同的男人，也为一个共同的家，都牺牲一点，这才是明智的。

27. 意外之喜 (318)

刘亚琴幸灾乐祸地说：有这种喜事呀，这么大的男人被老婆赶得无家可归，我收留你吧。

28. 惺惺相惜 (329)

向红梅说，离婚干什么？离婚不是成全了他吗？别离，告诉你，拖死也要拖着他不放！

29. 阿琴之死 (339)

会诊后又进行全面检查，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：阿琴怀的不是三胞胎，而是一个身子三个脑袋的

怪胎。

30. 春去春又回 (348)

向红梅说，我怎么扫你的兴了？她一边说一边想
道，你他妈的在外面养情人，把我冷落在家里，我就
不能找一个？

1. 辗转反侧

一种稳定的婚姻生活使肖平变得单调而苍白了。肖平那本来就很黑的脸庞，时刻笼罩着一股情感枯竭的不祥之气。他常常望着天花板发愣。他不明白这是一种命运的不幸，还是新生前的死亡。他只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秩序和道德的夹缝中，这个夹缝充满了错乱、梦幻和奇思异想，这个夹缝许多年来都在改变他原有的形象。当他醒悟过来蓦然回首时，才发现自己早已面目全非了。

· 1 ·

浑浊的阳光使满世界都失去了原有的真实，失真了的万物显得特别模糊和沮丧，这是肖平中午之后的感觉。这种感觉使肖平的周围增添了许多雾气。大约就从这时起肖平的脸上就开始失去了原有的活鲜和喜色。

其实，肖平明白，这一切都源于自己对性的恶劣感受。新婚以来，男悟给他的印象总是那么残酷。原本在肖平心目中储存的性的神秘倏地消失了，消失在茫茫无际的山沟野洼中，取而代之的是性的恐怖和荒凉。他被难以言传的压抑和沉闷包围着，希望有那么一个时候能尽情发泄一下，或是面对苍天声嘶力竭地吼叫，或是面对大海一阵奋力拳打脚踢，或是将高楼大厦一掌劈成两瓣，或是两把将天地人日月星揉成粉末。当心中的狂想掠过脑际换来一阵失望之后，他觉得人是如此渺小，如此无能。英雄也会成为性的奴隶。

时间已经向可怕的时辰靠近。夕阳和黄昏裹住了人们悠闲的脚步。肖平和妻子男悟开始了每天无一例外的饭后散步。麻木而机械的动作，使两人的步伐失去节律，每次举手投足都迈出了一步新的尴尬。两人无话，无话的两人似乎在默默地展示他们的不协调。小城的街道上一张张熟悉的面孔，不断从他们面前飘然而去。肖平观察路人，他们是那么雄赳赳气昂昂，充满了对生活的诚挚和厚爱。肖平断定他们一个个都吃了足以让他们昂首挺胸的壮阳药，用那种冷冰冰的目光打量妻子男悟——男悟总是把性冷淡浓浓地泼在脸上，从而使她也有资格对所有有性能力的男人不屑一顾。肖平想，这完全是一种病态的纯洁，纯洁得让中国封建道德家们也哑口无言。

在一些同龄人看来，男悟那热情大方的仪态、红润的脸庞，高高挺起的胸脯和轮廓清晰的红唇，白皙娇嫩的皮肤，无一不给人以性感。对于任何一个男人来讲，谁也不会相信这副美丽的躯壳中，掩盖着可怕的性冷淡，如同一个硕大无朋却没有思想的脑袋一样。

肖平瞥了男悟一眼，他突然觉得有一句话卡在嗓子眼里想朝外蹦，可张开嘴后又很快闭上了，他发现那句话根本就没有实际内容。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，他使劲咳了一声，说有云了。男悟轻描淡写地说，何必找话呢，你觉得无聊的话咱们就回去。肖平说你说了算。于是两人便回去了。

肖平晚上照例是读书和写作。男悟和儿子上床后很快就睡着了。男悟的鼾声透过门帘，传到肖平的耳朵变得亲切温柔，这声音滋润着家庭和山城之夜。

肖平有点空虚。污浊的空气在强烈的灯光下显得沉甸甸的，有些粘稠。他百无聊赖地乱写乱翻，根本就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或究竟想干什么。他突然觉得，此时此地正在孕育罪恶、培养阴谋，栽植不可告人的下流动机。他肉体上蕴藏着的

那种强烈的爆发力，完全被这粘稠的东西给禁锢了，同时凝固了他的思维。他必须把它们排遣出去，才能获得灵感。

这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。男悟盖着并不算厚的被套。她头歪着睡得烂熟，细腰把臀部衬托得很高。肖平轻轻地走到床边，脱掉一切附着物，然后轻轻挨近她。在他正要伸手的时候，他突然想到自己又开始犯罪了。带着这种负罪心理，他紧咬牙关，勇敢地伸出了右手。就在触到她那油润肌肤的一霎那，他激动了。他为她已经睡熟了而激动，为她没有责怪而激动，为他碰了一点好运气而激动。当他进一步探索时——也许是手势太重的缘故，她微微地睁开了眼睛，用冷漠无情的眼神瞅了他一眼，自然而然地叹了口气，然后又安然地闭上了双眼。他讨好地向她报以微笑，希望能得到她的谅解和恩准，可惜的是她连看都没看他就睡过去了。

肖平突然感到，厄运正在向他逼近。他所触及的，不是一个女人，而是一枚即将爆炸的定时炸弹，将把他从精神到肉体都炸得粉碎。这时他又想起了作为一个丈夫的权利和男人爆发的占有欲，于是索性把她内裤去了，充满敌意地压了上去。就在他心中窃喜试图运作的时刻，她幡然醒了，目光呆滞地望着他说，总是逃不脱你的魔掌。他说对不起打扰了。她很失望地说，既然打扰了就不要说对不起，只希望你快点，不要折腾。他顿时心花怒放，像一个饥肠辘辘的孩子，得到了路人一块饼干的施舍，恨不得狼吞虎咽地吞下去。他的身子就像一只正在充气的气球，不断在飘荡中膨胀，直到超越最后的极限，终于在膨胀中把所有的积蓄一下子排泄出去了。当他怀着胜利的喜悦像完成了一项重大历史使命一样，从她身上翻身而下时，才发现她已经睡得很沉很沉了。

肖平揪下一把卫生纸仔细地打扫战场。背后透出一丝凄凉和悲哀。这就是女人？也许女人原本就是这个样子。只有男人

制造情人

或者像他这种男人，永远在制造这样的罪恶——让自己成为性的奴隶，让女人成为性的上帝。这就是造物主的安排，这就是造物主的不公平所在。

当他获得连自己也觉得并不真实的答案之后，顿时感到轻松了许多。他翻身下床来到书房，准备继续操作自己的文字活儿，但却一直把笔含在嘴里，像一支永远没法脱弦的箭。看看烟雾残存的屋子和零乱的书橱家什，他心绪一阵麻乱，觉得没法打发这漫长而又寂寥的时光。许久许久过去了，直到那只男高音歌唱家雄鸡般的引吭高歌时，他才发现今天的此时已经是昨天的明天了，睡意随着东方渐白而来临。

第一个走进家门叫醒肖平的人是阿伟。阿伟是市文联的同事。他曾经因为开了一次荣耀的后门而获得全国报告文学奖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写了一篇没有文学味儿的报告文学，得了一次没有文学价值的文学奖。他用拳头擂开肖平家门的时候，正好男悟准备上班，男悟向他努努嘴，说他在床上。阿伟转身进去，理直气壮地把他从床上拉起来，一把撂过放在旁边的衣裤，说你昨晚是不是劳累过度了？肖平摇摇头说昨晚写文章了，很晚才睡。阿伟说像你们这样的壮男美妇，晚上少不得干些心花怒放的事儿。肖平凄然地看看对方，报之一丝淡淡的苦笑，然后很不情愿地穿上裤子，一边抖裤子一边问，什么事？

阿伟说把你的窝腾出来用一下。肖平说我的窝是不能随便用的。你要用就说明真实用途，掩掩遮遮咱就不借。阿伟说我有一个女朋友，她想跟我说会儿话，别的地方不方便，想来想去只有用你的地方。阿伟说话时脸上掠过一丝狡黠。肖平说我需要回避吗？阿伟说你当然应当回避。肖平估摸出将要发生的事情，便有些不高兴地问，你们需要谈多长时间？阿伟说大约一两个小时，说二万五千字左右的话。

正在这时，走进来一个叫小玲的姑娘。对肖平嫣然一笑就

安然入座了。仿佛这就是她的家，入座的姿态有点不由分说。肖平一边洗脸一边说我们认识。阿伟说你们认识就好，省得我介绍。肖平觉得自己在这里完全成了一个多余人，于是就打个招呼上班去了。

肖平骑着车在路上无精打采、东倒西歪，在一个十字路口，被一个警察抓下来，说他不要命了闯红灯，并付给他两元钱的收据时，他才神有所归。他在惶惑之时警察已露出威严。肖平连忙掏腰包，可掏来掏去都是失望——男悟向来是反对男人身上装钱的。她认为身上揣钱的男人，时刻给人以不安全感，尤其是作家。作家的稿费来源多，也最容易向家庭主妇隐瞒工资外的收入。因此每次肖平发表文章，男悟都会首先追问稿费。每次洗衣服，都得把肖平的衣袋掏个遍。她绝对不允许男人在外面大手大脚，而女人在菜市场上为两斤瘦肉讨价还价。正因为如此，肖平的衣袋长期处于羞涩状态，翻来覆去地掏也只有昨天收到的一张二百元钱的汇款单，那是一个短篇的稿酬。肖平说我没有现钱，先打个欠条行不行？警察说那不行，你可以把车子押在这里，你先去取钱然后再来交罚款。肖平满脸愁相，说我在市文联上班，几里路我要骑车子去呀！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是作家。仅凭这两个字，我还不值区区两元？警察说那好，看你是个作家，今儿网开一面，相信你是不会赖账的。说着把自行车一拍：你骑车去吧。肖平讨好地笑了笑骑车奔驰而去。

肖平到文联取了两封信就到邮局取稿费去了。转身又到那个憎恶的十字路口去交罚款。当他把两元钱递给警察时，警察突然变成一副仁慈模样，说，你的这种自觉行为很好，我们要写稿子上报，要宣传。肖平连忙苦笑：求你行行好，别让我去丢人现眼了吧。

当肖平推着自行车回家时，门已大开。小玲正在洗手间干

活儿，阿伟在收拾床头，床下揉了一团团被水浸湿了的卫生纸。肖平望着卫生纸说，你是家里家外一锅烩呀！万种风情千种风骚都在这些纸上。阿伟玩世不恭地笑笑：没办法，情到深处自然浓。我们没有搞活儿的地方，只有借。你的床很好，吱吱呀呀地叫，总是有音乐不停地伴奏。肖平为他的坦率感到惊讶，你说这话一点都不脸红？阿伟说脸早就红过了，害羞对我来说已经是幼童时代的事了。他拍了拍肖平的肩膀：老弟，你大可不必眼红，以后我会给你帮这种忙的。那时你会感到一个男人从娘肚子里决定他当男人时，就决定了他性别的伟大。

阿伟在女人问题上有点像父亲，却比父亲更有福气。父亲在六十年代中期，好不容易勾引了一个农民的老婆，文革期间死于批斗会场的闷棍之下。父亲用生命的代价给阿伟留下了一笔精神财富：女人是不能随便搞的，尤其是别人的女人。这在阿伟的记忆中永生难忘。因此阿伟在选择情人时慎之又慎地选择了未婚姑娘小玲。他常常在与小玲做爱时冒出为父报仇的念头，在小玲身上完成父亲的未竟事业，以夺回相应损失。父亲是生不逢时的，那个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，不能尽情地发挥他的爱好和特长。但父亲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也足以说明他的英雄胆略可钦可嘉。阿伟继承和发展了父亲的爱好和特长。

肖平对情人问题一片茫然。他始终不大明白婚外情是怎样产生的。他根本就不相信在爱着自己妻子的同时，又去爱别的女人，该有多么尴尬。阿伟说，找情人纯粹是为了找感觉，找除妻子之外的爱的感觉和性的感觉。一个男人只有当他有了情人时，才能更加完整和丰富，才能无愧于男人这个称号。女人找情人则是为了更多地了解男人，探索博大奇伟的男性世界。女人与女人之间也是有差别的，差别构成了吸引力的全部。就跟世界上没有绝对相同的树叶一样。找情人，你应当比我先行

一步才对。

肖平像孩子一样一阵傻笑。忙说这不行这不行。不管你们认为这种事情如何美好，我都绝对没有勇气向一个婚外女人进攻的。至少我认为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。

阿伟不以为然地说，算了算了，像你既是作家，阳刚又帅气，不风流才怪！

这时男悟下班回来，手上提着一篮子菜。对阿伟很礼貌地一笑就进厨房去了。立时传来锅碗瓢盆的碰撞声。肖平对阿伟说，你们就在这里吃饭算了。阿伟说，必须回去。如果我不回去她就不吃。我们家有等我吃饭的优良传统。说着就亲了小玲一下，说宝贝儿走吧。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使肖平大惊失色。

阿伟出门的姿态很潇洒，带起一阵飘然而起的旋风。肖平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不禁顾影自怜地想到了自己的黑脸，自己的健壮，以及自己动不动就怒发冲冠的妻子。他分明感到，太阳像一个居高临下的男人，虎视眈眈地望着他，正用白光闪闪的利剑把他的一件件衣服剥光，尽情地戏弄着他的裸体，他的悲哀和无能。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，从他身边擦肩而过时，高高挺起的胸脯仿佛在炫耀她的性感，倾泄她宛若活火山般的澎湃情欲。当他把目光投向她时，她易如反掌地把目光反弹了回来，然后勇往直前地把身子溜到了他的背后，他顿时觉得背后一片冰凉。

晚上，淅淅沥沥下起小雨，将白天的灿烂阳光一概否定。肖平认为，这完全是一个睡觉的天气，沙沙的雨声可以催眠。为了向男悟证明自己是个讲卫生的男人，上床前特意冲了个澡。冲澡彻底的程度恨不得把身上扒下一层皮来。当他推进薄薄的被窝时，男悟已经睡得烂熟。他习惯性地把手搭了过去。男悟很快醒过来，给他一个热乎乎的背。男悟问，今天小玲和阿伟来干什么？肖平说，他俩找楼上的陈老师，陈老师不在，

制造情人

就在这里坐了会儿。男悟说，这两个人在一起就没有好事儿。小玲是我的同学，上高中时就有点儿水性杨花。你看那样子，就是个勾引男人的主儿。肖平说，你就这么看人家？男悟说，反正她不是个正经人，以后不要跟这种人来往。肖平一边听男悟那厉声厉气的话，一边抚摸她的脊背。似乎不过瘾，又将手抄到前面抓住了要害。男悟突然一个翻身过来，面对着肖平说，你不要搔挠我好不好？告诉你，我讨厌你这样摸我，讨厌你压在我身上，我对那种事一点都不感兴趣。我就是性冷淡，没有办法！我曾经试图改变自己，来尽量适应你，满足你，可依然调动不起来情绪。你说这有啥办法！偏偏又嫁了你这样一个性欲极强的男人。现在不是兴找情人吗，咱俩订个合同行不行，你去找一个正经女人做情人，主要解决性问题，补偿你在家中缺失的这部分。条件有三：一是你不能爱她；二是不能在她身上花钱；三是不要把她领到家里来。算优惠了吧？这是丑话，但也是真话。我觉得这样可行，既可使我摆脱皮肉之苦，也可使你获得满足。肖平说，你是把我当畜牲了？男悟一阵嬉笑，说不是把你当畜牲，正是把你当正常男人看的。我自己不喜欢的事总不能让别人也不喜欢吧。肖平说，你纯粹在放屁。告诉你男悟，你的宽容和许诺，就等于我的堕落和毁灭。男悟咬住被角又是一阵窃笑，说不说了不说了，我要睡觉！

男悟说睡就睡了。肖平却辗转反侧，怎么也难以入眠。就在下定决心闭上眼睛时，一个个关于性的画面迎面而来，在脑际随风飘舞，怎么也挥之不去。朦朦胧胧之际他仿佛突然听到一声“平儿”，十足的嗲劲儿使他感到这声音倍感“爽”快。

这是一个叫立乔的女人的浪声。

三年前。肖平还在市政府上班时，已经是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了。局里有个女人叫立乔，比肖平大一点，以前曾在邮局